

世俗中的「道」，「無為」還是「有為」 ——《塵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爺研究

孔燕松 (在讀生)

很多人認為《塵埃落定》獲茅盾文學獎分量不足，但我讀《塵埃落定》這本書，似乎對這個世界多了一點瞭解和包容，我認為這就是它的價值。

《塵埃落定》中的「道」是由麥其家的二少爺，一個「傻子」揭示的。文學作品中的「傻子」往往不單純是傻子，有的根本不是傻子，而是不被世俗認可的一些覺悟者、啟蒙者，甚至是拯救者。《塵埃落定》這部小說，透過一個貴族「傻子」的獨特視角，刻劃了二十世紀上半葉一個藏族貴族家族的衰頹與滅亡，展現了整個藏族貴族的滅亡命運以及藏族政治文化與中原政治文化複雜的關係，刻劃了那個特殊時代背景下產生的「覺悟者」和「守舊者」世界觀的交鋒。最終通過「覺悟者」的代表——「傻子」二少爺的嘴，表達了「人是塵埃，人生是塵埃，戰爭是塵埃，情欲是塵埃，財富是塵埃，歷史進程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是塵埃，像塵埃那樣開騰、飛揚、散落，始於大地而終於大地，寂靜之後便又響起新的旋律」^[1]的無為主義世界觀，這正是「傻子」二少爺這一獨特形象具有的特殊審美意義。

為什麼我認為二少爺這個「傻子」有意思呢，他同時具有強勢和弱勢兩種身份，人性和神性兩種視角，不僅反映了獨特的時代背景和那個時代人們所產生的特殊心理和思考，也為我們展示了一種「無為主義」的世界觀，我們普遍認為「無為主義」是一種消極的，或者至少是過於理想化的處世態度，在《塵埃落定》中二少爺用他短暫的一生闡釋了「無為」中的積極與消極的關係。

其實細想一下，我們這位二少爺和另一位二少爺其實挺相似的，就是《紅樓夢》中的那位二爺寶玉。二人都出身貴族，同時又都是不具競爭力的繼承人，而且兩個人都有一些神性或者說通靈。而二人最像的地方，是他們的言行、價值觀都是不被世俗所接受的。寶玉一生執著於一個「情」字，結果被定性為「癡」；土司的二少爺他的世界觀也體現在他一生連一個執念都沒有。他對錢、權、性都沒有追求，簡直是對「普世價值觀」的一個顛覆了，結果被定性為「傻」也就不出奇了。

其實難道二位二少爺身邊的人不知道他們的靈性嗎？我認為這些聰明人不至於昏聩至此。他們只是不願意接受——這種不接受反而證明瞭他們對這種靈性的認可。比如《塵埃落定》中，二少爺在正常世界其實是有一個「代言人」的，就是書記官翁波意西，還有黃初民特派員、濟噶活佛，他們都是理解二少爺的思想的，但他們選擇了緘默；而二少爺的父親麥其土司、妻子塔娜亦都知道二少爺不傻，是一等一的聰明人，然而他們在二少爺揭示了世界的真理、點破了所有人的未來後，又把他踢回了傻子的陣營。為什麼？因為二少爺揭示的真理過於殘酷，沒有人願意接受「我當了一輩子傻子，現在，我知道自己不是傻子，也不是聰明人，不過是在土司制度將要完結的時候，到這片奇異的土地上來走了一遭，認清了人事、家族的命運不過是更大的社會、文化力量博弈下的產物，明白了紛紜變化的時事背後存在著歷史的必然。」^[2] 這一小段話裏包含了二少爺的兩重思考，首先是對自己的定位，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個「體驗者」；其次是對時代的思考，他看穿了世界混亂的原因全在於利益矛盾，而在歷史的巨輪之下一切都是徒勞——二少爺看到了違背社會發展方向的農奴制必將退出歷史舞臺的終極命運——「不是未來的未來」，亦即沒有未來。這是多麼殘酷的現實，因此這些

「聰明人」選擇了逃避和自欺欺人，這是他們這些「守舊者」在面對時代更迭時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扭曲心理，和他們所有的垂死掙扎的行為一樣，是一樣自我保護的應急機制。結果二少爺先知般的悟性就被神性和瘋傻所掩蓋。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不管是寶玉的靈性還是麥其少爺的神性，都是對這個世界的看透，這裡的一切的神秘主義都是一種假託。如果把《紅樓夢》或者是《塵埃落定》當做是宣揚神秘主義、宗教崇拜的作品，那就太暴殄天物了。當然，神秘主義並不低級。《喧嘩與騷動》中的班吉他是真傻，同時他也是一個充滿神性的家族墮落的受難者，他與耶穌一樣有一種救贖的意味，他不需要智慧來教誨別人，只是救贖，這種力量是那麼的震撼人心，這就是神秘主義的美感——相比之下，二少爺不是傻子也不是受難者和救贖者，所以他需要的是思考而不是神性，他是一個時代的觀察者和親歷者，他的死亡是對舊時代乃至整個世界的拋棄而不是受難，文化內核的差異立現。

當然，二少爺他自己也存在疑惑。他幾乎每天對自己進行著拷問——「我是誰？」「我在哪裏？」，通過反覆纏繞「我」的問題，暗示「傻子」不斷地把自己帶回到社會和時代中去嘗試認識自己，因為他在進行人生價值的重構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把握不住自己的命運。他和所有最初的覺悟者一樣，不明白這種迷茫從何而來、如何解答，因此自稱傻子，這個「傻」絕不是生理缺陷的傻，而是一種真正的大智慧。

聯想到《狂人日記》中的狂人，作為社會的啟蒙者，他覺醒過，卻不被社會認可並被叫做「狂人」、「精神病者」。結果是狂人向世界妥協了，他被社會「吃了」，而二少爺自始至終信奉無為主義，他對世界本來就沒有抱有希望，對自己也沒有執著，悟道赴死，他看似是一併拋棄了世界和自己，而其思想內涵確是真

正的順應變化，不與世界為敵，也是由此我才理解，無為不是消極厭世、自我拋棄，而是從更廣闊的時空順應世界的發展，做到「物與我合而為一」。劉文飛概括「傻」的內涵：傻子意味著一種不合潮流，獨守自我的精神存在方式，傻子精神往往就是真正的知識份子最常具備的生活態度，不重肉體而重精神，不重此岸而重彼岸，傻子可能是離真實、離崇高更近一些的人。^[3]「傻子」的愚鈍「既有貶低和毀滅這種否定性因素，又有更新和真理這種肯定性因素。愚鈍這是反面的智慧，反面的真理，這是官方的統治性真理的反面和下部。愚鈍首先表現為對官方世界諸種法規和程式的不理解和背離，同樣也擺脫了這個世界的關懷和嚴肅性。」^[4]

傻子二少爺因為看不透這個世界而思考，思考之後又看得太過透徹，他的「無為主義」世界觀取得了終極勝利，也最終使他生無可戀，要了他的性命，死是他作為「覺悟者」的歸宿，這是後話。

總之，縱觀這世上各種各樣的「瘋」、「傻」、「癡」、「狂」，他們都與二少爺相似，卻又都不能等同於二少爺，我想這可能就是他們背後的思想不同而導致的。在我讀到過的所有這些邊緣人角色當中，二少爺他是看得最為透徹的，這也就直接導致了他將是他們當中最不痛苦、卻是死得最理所應當的一個——因看透世界生無可戀而死——死也並不是解脫，因為他本來就沒有執念，因此也沒有什麼可解脫的，因此選擇赴死只是生無可戀。

關於死亡與解脫，在研究寶黛悲劇時曾有學者討論，人究竟怎樣才能夠不痛苦，死是不是唯一的解脫。大部份人都承認死不是解脫。關於解脫，有人說要放下慾望。人的一切痛苦都是由於現實與慾望之間的落差，慾望得不到滿足人就永遠不可能幸福，所以要放下慾望。另有人說，要放下的是愛與憐憫。寶玉他因為

對黛玉有愛，對周遭的一切事物都有憐憫，所以他一生都痛苦，最後當他真正放下一切，遁入空門，他沒有死而他卻解脫了。我認為這兩種論點其實是一個論點，就是「放下」。其實，不管是愛還是憐憫，本質不還是慾望嗎？只不過這慾望不是為己而是為他，這種論點只是將「物」與「我」割裂來談，在道家看來，「物」與「我」又有什麼區別呢。所以二少爺他一生也沒有執著過什麼——萬物本來就是「我」，何需執著。那麼他又為什麼活？這點很有趣，活是因為二少爺在「覺悟」的同時他也有「體驗者」的自我認知，因此他仍然可以「有為」。換句話說，他主張的是一種無為主義下的有為體驗，無為是絕對的，有為是相對的。因此，雖然不執著，世界上還是有很多事可以去做去努力。

「覺悟赴死」這種觀念是否正確我們不做討論，但是這種對「道」的思考使我受益良多。當你放不下慾望、或者是被執念折磨得痛苦難當時，可以只是把它當做一種體驗，一種無為之下的有為，就會輕鬆很多。在我看來，人間是最好的修煉場，人生就是一個困境接著一個困境，沒必要執著，只是體驗也挺好的。借用李安導演的觀點，觀眾看的不是你呈現出來的故事，他們是從作品中看自己的生活——小說也一樣，能夠讓普通人思考很多，重新推導「道」的產生，這是十分驚人的影響力，我認為這就是《塵埃落定》這部書的價值。

參考文獻

- [1] 阿來，《塵埃落定》。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 [3] 劉文飛，〈與普希金散步〉，《環球時報》，2000年12月15日，第13版。
- [4] 北岡誠司著，魏炫譯，《巴赫金：對話與狂歡》。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